



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

毛委員在連队建党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收入了“毛委員在連隊建黨”、“毛委員教我們發動群眾”、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等三篇文章。這些文章從幾個方面具體、真實地描寫了毛主席在紅軍初創時期的建軍思想與建軍原則。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成為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，就是因為它是遵循着毛主席的建軍路線建立起來的。

毛委員在連隊建黨

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員會編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字數 13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3/16 插頁 2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30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209

定 價：(2) 0.08元

目 次

毛委員在連隊建黨	賴 毅 (1)
毛委員教我們發動群眾	賴 毅 (7)
“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”	陳士渠 (18)

毛委員在連隊建黨

續 毅

淞溪失敗以後，部隊中瀰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緒，許多知識份子和舊軍官出身的人，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，紛紛不告而別。逃亡現象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。許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，也在这時背棄了革命，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。連師長余酒度，一個知識份子黨員，在這艱苦殘酷的鬥爭面前，也畏縮了，作了可恥的逃兵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，那些投機份子互相詢問，“你走不走？”“你準備到哪兒去？”——這真是一次偉大的考驗啊，每一個革命者的心都受到了徹底的檢查。革命部隊也正在烈火上經受着錘煉，只有錘掉那些無用的柔質、渣滓，才能煉出純鋼。

在這同時，毛澤東同志卻展開了最緊張的工作。那時，我是一營二連一班的班長。每天行軍，我都看到他那蓄長發、穿黑色便衣的魁梧的身體，出沒在戰士們的行列中，今天在這一連，明天又在另一連。他和戰士們談話，問他們在家是幹什麼的？怎樣參加革命隊伍的？問他們對革命的認識，對目前形勢的看法。

最初，一連有些同志不認識他，以為是老百姓，便要

拉他挑担子。毛澤东同志笑嘻嘻地說：“我給你們挑了好几天了，今天你們連长叫我休息休息。”見過他的戰士們說：“不对呀，他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員呀！”那些戰士們都惊奇地围到他身边，看着他那和藹的笑容，誰都从心里和他更亲近了，紛紛向他訴說自己的經歷。

在班长和战士群众中，很大一部分人原是各地搞工农运动的骨干份子，有許多还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員。大革命失敗，革命組織受到反动派的摧殘，家乡站不住脚，便跑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。这些經歷过失敗和艰苦斗争，并且从反动派的刀口下跑出来的人們，对于目前的迭次的失利和艰苦生活，并不放在眼里。對他們來說，能够繼續革命，能够拿着枪杆和反动派干，这就是十分幸运的事了。可是，大家都还为一件事苦恼着，那就是当革命組織遭受破坏时，人都跑散了，誰也沒有帶組織介紹信，因而原来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員的，現在却失掉了組織关系，成了一般群众。

这些日子，毛澤东同志每天不倦地找战士们談話，可以看出他正在为这支革命武装的前途思索着。

在水口休息时，一连被派到上游放哨。誰知一个排在排长的帶領下，全部逃跑了，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。現在看来这件事更是清楚地告訴了我們：武装必需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，而另一方面，武装假如是由有坚强組織的革命战士組成的話，即使干部动搖了，部队也拉不

走。大革命时期的教训，也非常鲜明地说明着这个问题。那时候，由于党缺乏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，虽然共产党员们在北伐军队中，在黄埔军校中，起了极大的作用，可是却始终没有抓住军权；另一方面，也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，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从而掌握群众，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，共产党员们就不得不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。

这是一个关系着革命武装的生死存亡的问题！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，并且采取了坚定的措施。

还是在行军的途中，和我同班的战士刘炎同志就和我谈话，问我家庭的情况和个人经历。我猜想他是党员，便告诉他，我原是造纸工人，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，后来怎样从家乡逃出来，到修水找到了这支革命队伍。他听完我急切的叙述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找找看。我想党代表一定是党员，去向他要求入党吧。”后来，党代表何成甸果然把我找去，对我说：“你有入党的愿望，那很好。毛委员指示：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。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，努力争取入党！”

没隔几天，党代表又找我谈话，这次叫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。

部队开到鄱县的水口休息下来。第二天下午，党代表就秘密地通知我，晚上跟他一路去团部开会。

會議的地点选在靠近水口街的一个大祠堂里。我和五班长李恒同志跟着何成甸上了楼，屋里已经有十几个人，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，其余的大都是各连的班长。毛委员也来了，他正在和几个同志低声谈话。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，靠北墙有一张四方桌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，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，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，另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。我明白了：马上要举行入党宣誓了，心里止不住兴奋得跳动，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

等人来齐了，毛委员便站到方桌旁边宣布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就开会！”

先由各个入党介绍人（都是各连党代表）分别介绍了各人的简历。接着，毛委员便走到排列在最前面的六个新党员面前，依次地询问了很多问题。当他走到我面前时，我心中又紧张又激动。

他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？”

“要翻身，要打倒土豪劣绅，要更坚决地革命！”

毛委员连连点头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

接着，毛委员又把那三个从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。原来这几个字念“西西皮”（CCP）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。以后，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。

毛委员亲自带领我们宣誓了，会场上充满严肃的气氛。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，开始宣读誓词。他读

一句，我們跟着讀一句，“犧牲個人，階級鬥爭，服從組織，嚴守秘密，永不叛黨……”宏亮、莊嚴的聲音，在這間破舊的小閣樓中迴蕩。

宣誓結束了，會場里活躍起來，滿屋是祝賀聲，同志們互相勉勵，老黨員諄諄囑咐，都使我們十分感動。特別是毛委員講的話：從現在起，你們都是光榮的共產黨員了；今後要團結群眾，多作宣傳，多作群眾工作；要嚴格組織生活，每星期開一次小組會；要嚴守黨的秘密，不要亂講……。這許多囑咐，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底。

臨走時，我聽到毛委員叮囑各連黨代表們說：“回去後，各連就組織支部，抓緊發展工作。以後，各連都要象今天這樣，分批地舉行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。”

在革命低潮的時候，在那些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、經不起鬥爭考驗的動搖分子紛紛背叛革命，脫離黨的時候，就在那漆黑的夜晚，在一個古老的祠堂的閣樓上，毛委員親自發展了我們一批工农分子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

入黨後，我才知道，黨員最多的二連，除劉炎同志是帶了組織介紹信入伍的工农出身的戰士黨員外，其餘四個黨員都是幹部，連長、副連長、黨代表和一個排長，而且都是黃埔軍校的学生、大革命時期發展的黨員。

在三灣改編以前，連里的支部便建立起來了（在這以前，支部設在團里，各連只有小組）。支部一建立，連隊似乎立刻有了靈魂，各種工作迅速地開展起來。支部里當

时布置党员們做好三件工作：自己認清目前的形势；了解群众的思想，解除他們的顧慮；同时注意培养、发展党员。

我和刘炎同志編在一个小組里，他担任小組长。我們差不多每天都要研究一下当天的情况，周围群众有革命意志坚定，工作好，不发洋財，群众工作做得好的，我們就积极启发他，帮助他，然后介紹他入党。这样，群众就更加和我們靠攏了。

由于支部設在連里，指揮灵活，解决具体問題，又通过党员和連內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因而工作十分活跃，連里的政治空气也逐渐浓厚，党员数量逐渐增多。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連队的核心和堡垒。当我们打下茶陵后，連里几个学生出身的干部党员：連长刘康，副連长周伯坚，党代表何成甸，終于受不住考驗而走上可耻的逃亡的道路时，我們連里的工农骨干，却已經从实际鍛炼中成长起来。在部队撤出茶陵回到井冈山时，毛委員一下就把刘炎同志从副班长提到連党代表的重要位置上来；而我們的連队，也由于党的基层組織的建立和發揮了作用，变得更加巩固和堅強了。

毛委員教我們發動群眾

賴 毅

一九二七年底，我們跟隨着毛澤東同志到了井岡山地區。

那里没有什么根基，住下来之后，立即要着手建立根据地。毛委員（当时大家对毛澤東同志的称呼）就帶着特务連、軍官队和一部分伤病員到山上去开辟工作；其余的分成三路，向井岡山附近的宁岡、永新、遂川、蓮花、茶陵，万安、鄱县等地去活动。临行之前，毛委員把我們召集起来講了話，指示我們：要向群众作宣传，扩大革命影响，讓人民群众知道，我們工农群众的軍隊并没有被敌人消灭，还有很大的力量。并要我們用郭亮同志●的名义出布告，向群众宣传时也说郭亮还在湖南，是革命军队的团长。

三營全部到湘南去了，一連开往江西遂川、大汾一带，我所在的二連和三連一路走，由党代表宛希先同志和

- 郭亮同志，湖南长沙县人。一九二〇年即参加毛澤東同志领导的“新民学会”，一九二一——一九二七年間在湖南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，曾任过党湖南省委委員兼工农部长、全省总工会委員長，在湘赣人民中有很高威信。一九二八年一月任湘鄂贛边特委書記时，因叛徒告密被捕，同年三月二十九日被害。

团长陈浩率领，往酃县、安仁、茶陵一带。

一路上，按照毛委员的指示，用郭亮同志的名义，在街头巷尾到处张贴布告，又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张贴“打倒土豪劣绅”“打倒蒋介石”“打倒许克祥”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”“共产党万岁”等标语。起初，群众看到我们这些颈上系着红布带的军人，摸不清我们的来路，不敢出来，后来知道是共产党的部队回来了，人们便走出家门，拥到布告、标语下面，看着、念着。

当时白色力量很大，我们两个连，也只得一百多人，力量单薄，只能一边走，一边宣传。在安仁县城，我们还打了一个大土豪，没收了一大堆资财。在茶陵开监放了犯人，临走把县衙门点了一把火。就这样，在几天时间里，我们穿过了三四个县城，回到了山区。

虽说只有短短的几天，但由于当时部队刚建立不久，纪律松，办法少，又远离毛委员的领导，闹出了不少事情。

在安仁县城打那个大土豪时，没收了许多资财，按说这些东西应该分给贫苦群众，可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考虑怎样公平合理地分给部队。研究了几次，还是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：把部队带到空场上，中间隔着一堵矮墙，两个连混合起来，排好队站在墙的一边，另一边满地放着一堆堆事先搭配好了的东西，有皮袄、鞋子、被子、毯子等等，甚至连草篮子、鸡蛋等杂物也分了。军官们有的负责分东西，有的负责唤人来领，有的负责监督。一切准

备停当之后，就喊起来：“第三伍前一名出列”，“倒数第二伍后一名出列”……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資財分掉了。

从茶陵回来之后，我們二連住在茨坪。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紅米和南瓜，穿的仍是在修水发的单軍衣。当时，領導上想尽办法，筹集了一些錢，在山下小集鎮上买了些各种顏色的洋布、棉花，按照不同的穿着情况，分給各人，自己动手来縫。那时每天出操上課，晚上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担任勤务，但比起整日行軍、打仗的生活毕竟要好得多了。

十一月下旬，突然接到了出发的命令。

、我們走到大井，一、三連也赶到了。这时才听說毛委員要我們下山去打茶陵。一听又要去打茶陵，大家兴奋极了。

当天下午，部队举行了会餐，大家飽飽的吃了一頓南瓜烧猪肉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們到了大壩。毛委員站在一个山崗子上，和大家——招手。等到整理好队伍之后，就給我們講話。他首先給我們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指出現在蔣唐軍閥混战，反动軍隊都拉走了，山下县城空虛，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。接着，他說：“你們馬上就要出发了。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鬧革命的，”說到这里，毛委員用

手指了指大腿，臉帶微笑，談諧地說：“可是我的腳不跟我革命，這真叫沒辦法。”原來，他的腿上長了瘡，行動不便。

部隊又一次離開毛委員身邊，下山去了。

一路上很順利，打茶陵也沒有遇到對手，一下就佔領了。沒幾天就成立起縣人民委員會。這是第一次搞政權工作，也不知怎樣搞法，只好一切都按照舊政府的样子，升堂審案，收稅完糧……。

部隊在城里住下來，仍沿着舊式帶兵的方法，每天除了三操兩講二点名、站崗放哨以外，什麼政治活動也不做。我們只是把原在茶陵搞過工農運動的少數人找了出來，恢復工會、農民協會，卻沒有去做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工作；有時也打打土豪，但只是為了改善部隊生活。部隊的給養，也象舊軍隊一樣，通過商會向各商鋪攤派。這一段時間，部隊亂得很。

在茶陵發生的這些事情，很快傳到了山上毛委員那里。他寫來指示，立即撤銷縣人民委員會，組織工農兵政府，派譚震林同志任工農兵政府主席。並指示部隊中要加強政治生活。

毛委員的指示下來之後，縣政府大衙門的樣式去掉了，動員和組織工農群眾的工作也活躍起來了。中國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工農政權，在茶陵誕生了。

正當人們慶祝第一個紅色政權誕生的時候，蔣唐混戰也停止了。湖南的敵人第八軍吳尚帶了一個團，開到

了茶陵，企图把我們一举消灭。为了保卫第一个紅色政权，我們依据城郊小山迎击敌人。一个上午，連續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。下午，三营也从湖南赶来参战，他們还带来了繳获来的大批子弹。三营参战，更加激励了部队士气，一直打到黄昏，敌人狼狽潰退。我們班还繳了两支嶄新的步枪。

这一仗，我們虽取得了全胜，但周围敌人仍在陸續增兵，我們便撤回井冈山，住在宁岡县的堽市。

有一天，毛委員又来到我們这里，召集大家講話。他开头就說：“你們茶陵这一仗，打得很勇敢，打得很好。”听到毛委員称赞我們，誰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接着他又說：“你們在茶陵沒有做群众工作，沒有筹款，这个不好。”

这时，毛委員开始給我們詳細地講解了工农革命軍的任务。記得大意是說：中国有历史以来，官兵都是騎在老百姓头上的。現在我們只要見到老百姓笑了笑，就象皇帝开了恩。我們是工农革命軍，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，要发动起群众来，一道鬧革命。我們每个人是战士，也是宣传員，不仅要打仗，还要向群众宣传我們的主张，組織群众，武装群众。只要我們和群众团結一起，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。

講到这里毛委員停了一下，随即伸出了双手，用右手一个个按着左手指，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軍的三大任务：第一、是打仗消灭敌人；第二、是打土豪筹款子；第三、是

宣传群众，組織群众，組織革命委员会。

这段話，正指明了我們在茶陵所犯錯誤的老根子。回想起那时候，我們真還不懂得革命軍隊的任务是什么。所以虽說是工农革命軍，实际上和旧軍隊差不多。毛委員的話，象黑夜里的一盞明灯，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透亮，我們不再象以前那样糊塗了。

在壘市那次講話中，毛委員還向我們宣布了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，叫我們严格遵守，誰也不得違犯。

后来，工农革命軍的每个战士都把“三大紀律，六項注意”背得滾瓜烂熟，而且还会講解。連里党支部还把它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。

以后，毛委員集合部队講話的次数更多了，每一次都要給我們談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道理。告訴我們为什么一定要建立根据地，給我們講解当前的形势，井冈山的地势、周围群众的生活情形……。記得毛委員曾講过这样一段話，大意是說：过去这个井冈山上，有个土匪头子叫朱聋子，軍閥和反动政府围剿了他几十年，总是捉不到他。朱聋子說，他所以站得住脚，只有一条經驗，就是：不要会打仗，只要会打圈。毛委員說：現在我們要改他一句，叫：又要会打仗，又要会打圈。建立根据地，就要常下山去，发动群众打土豪、筹款。

在講解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同时，毛委員还經常教給我們发动群众、組織群众的方法。記得他說过：穷人

开始时，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東西，我們就要在晚上把東西秘密地送到窮人家裏去，或者把這個地方土豪的資財帶到另一個地方分給窮人。……

又有一天，毛委員把部隊集合起來，和大家說：你們都是從井岡山那邊的茶陵來的，現在我們要从這邊下去到遂川。那個縣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裝，他們不敢同我們打仗。現在我們一起去。到那里大家都要做群眾工作，要打土豪，籌款子，發動群眾。

部隊隨着毛委員下山了，迎着深冬的寒風，走着崎嶇的山路，向遂川挺進。我們的軍裝雖已磨損得破爛不堪，然而那些由於失敗而帶來的張惶、不振的情緒早已一掃而光。個個精神抖擻，步伐雄壯，都想到山下轟轟烈烈地干它一番。

隊伍經過黃坳，來到大坑。這裡完全不象我們在山上時所想象的集鎮，老百姓都走光了，街道上冷冷落落，偶然碰上一二個人，也盡是些年邁的老頭，瞎眼的老婆婆。

按照毛委員的指示，我們打開了土豪緊鎖的大門。每家都是五光十色，什麼都有。光是泡在茶油里的腊肉、腊鷄、腊魚和各種各樣的油炸果子就是好幾大缸。土豪們已經把過年的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了。可是，走到窮人家一看，陰暗、潮濕、破爛的房子里，除了床上的一條破席子以外，啥都沒有。這是多么強烈的對比啊！每個同志都氣鼓鼓的，立即把土豪家搞了個天翻地覆，只要能拿的，

全部搬出来了。搞到的那些資財，再不象以前那样你爭我搶了，全部送到穷人家里去。

来到遂川，情况和大坑相仿。我們向沒走的老人宣传，他們多半都不理睬；把財物分給他們，他們搖搖頭、拱拱手，誰都不接受。于是我們就从小处着手，先分一些可吃的东西，因为好吃的东西吃掉就不見了，不怕土豪倒算。以后，我們就从加强宣传、打破顧慮开始，使留在城里的人靠近我們。

工农革命軍爱护群众的行动，很快传开来。两三天里，穷人們陸續回来了。我們宣传群众的工作繁忙起来。由班、排干部組成的小組，分头出去宣传，每个組都有紅布做的小旗子，旗子上横写着三个大字：宣传队。紅旗到处，群众围挤四周，靜听紅軍战士講話。因为我会湖南客家話，小組就常推我出来講。也不知怎么的，一看见站在前面这許多穷人，自己在家受苦的事，一下就涌上心头。我高声說：“我在家跟你們一样，受尽了土豪劣紳的压迫剝削，沒命的干活，也吃不飽肚子。我們穷人要翻身，就得打倒土豪劣紳，要分他們的田，要組織起革命委员会来跟他們斗啊！……”这么一講，小組的同志和群众就一起呼一陣口号，然后我們就帶着群众到土豪家里去分东西，用具、衣服、谷子，連猪也杀了，切成一块一块的分給穷人。穷人們欢天喜地地抬着东西，回到自己家里去。

沒几天，我們在县城的局面打开了。毛委員就派我